

名家小史  
【图文版】

# 中国书史

查猛济  
陈彬苏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名家小史  
【图文版】

中国书史  
查猛济 陈彬苏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文鼎字	祖丁彝銘	右祖丁彝銘藏蔡肇夫移舍人家呂氏考古圖載李氏錄云祖丁者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余泰夏商時人漢貨皆以甲乙為號今世人家所藏彝器銘文如此類甚眾未必帝祖丁也字氏名公麟字伯時父有古器圖一卷行於世云
古器物銘第二	孔奭彝銘	右孔奭彝銘藏顧晉韓氏蓋成皆有銘凡商器款識多

惟雨堂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史/查猛济,陈彬苏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 2

(名家小史丛书)

ISBN 978 - 7 - 5474 - 2720 - 0

I. ①中… II. ①查… ②陈… III. ①图书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569 号

## 中国书史

查猛济 陈彬苏 著

责任编辑 布吉帅

装帧设计 李娜

出版人 李文波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B 座 邮编 250002

电话 总编室(0531)82098472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润声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210 毫米 × 145 毫米

7.5 印张 101 幅图 94 千字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474 - 2720 - 0

定价 29.80 元

## 名家撰小史 神笔写春秋

百余年前，国运衰微，列强环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势下，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许多有识之士怀抱“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语）的理想，开始正视西学，有意识且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将之视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探讨二者之优点并有机结合以帮助国家富强。

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教育的方兴未艾，“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业已形成，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同时推动了各个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蓬勃兴起，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思想长期被禁锢的国人得到彻底解放，思想观念得到更新。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在这场划时代的思想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声名遐迩、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者以全新的理论工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和重新阐释，为现代学术奠定了

基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和指归，正在于此。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亦是今日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缘此，我们从浩瀚如烟的民国学术经典中遴选100部篇幅较小、雅俗共赏的史学名篇，取名《名家小史》，以丛书形式出版。这套丛书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作者都是世人所敬仰的学者，而各书均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运笔举重若轻、文字洗练易懂，虽经岁月洗礼和时代考验，至今仍是声名远播、影响至深；是后人传承治学传统、接近经典的桥梁。

这套系列丛书，包含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字学（包括训诂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学科的发展史。这些著作，在让年轻一代读者享受备受尊敬的人文学术大师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能感知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璀璨的文化内涵，增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生在中国倍感自豪，因为我们有着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创造了令人骄傲、无与伦比的文明篇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是经验、教训，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学习各种历史，不仅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扩大知识面，增长见识，丰富头脑，亦可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质。总之，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终身受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名家小史》，均采用民国时期的初版为底本，并进行了精心校订。校订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将原书的繁体竖排，改为当今通行的简体横排；并对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做了处理。

2.为了尊重作者及原著，对作者自有文风与习惯性行文遣词、概念术语，以及地名、译名等未做修改，皆仍其旧。

3.对原书中个别涉及原则性的文字，进行技术处理；同时对原书中一些因排印造成的讹误做了订正；如“日”“曰”，“己”“巳”“巴”等。

限于学力和经验，编校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讹疏漏之处，敬请广大方家、读者斧正！

《名家小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 目录

- 001 一 导 言
- 002 二 文字的创造
- 009 三 竹简时期的书册制度——商周
- 017 四 卷轴时期到雕版时期的书册制度  
——秦汉隋唐五代
- 029 五 宋代刻书的题识
- 035 六 宋代刻书的发达
- 080 七 宋代刻书的特征
- 116 八 宋代刻书本的缺点
- 119 九 宋代藏书家的历史
- 130 十 元代刻书的中兴
- 153 十一 元代刻书的优点
- 157 十二 元代藏书的专家

- 163 十三 明代藩府刻书的发达
- 168 十四 明刻的精品
- 175 十五 明代的私刻和坊刻
- 192 十六 明代的刻书的陋弊
- 195 十七 明代的私家藏书
- 200 十八 清代《四库全书》的价值
- 206 十九 清代藏书家的刻书
- 220 二十 清代藏书家的盛况
- 224 附录

凡是一种成为“史”的东西，必须具有两个条件：在横的方面，至少应该和其他的别种事实有多少联带的关系；在纵的方面，至少也应该为前事实一部分的结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的原因，所以凡是某种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事实，决不能属于“史”的范围以内。根据了这种的原则来论“史”，那么在今日要编一部中国的“书史”，确乎是不但“任重而道远”，并且觉得很难于着手。因为在发见书册以前的史料，已无从搜集起来；雕版盛行以后的史料，更烦琐得不堪整理。我们一方面虽然感到这部分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又感到学术界需要这部“书史”的迫切。于是把许多关于“书”的片断事实勉强联贯起来，使读者从事实和事实的中间得到一些“历史”的趣味。

## 二

# 文字的创造

要追寻“书”的起原，不得不先从文字的创造说起，可是这个题目，谈何容易！无论那一桩事，一追寻到“最初”，总要发生问题的，岂但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断定造书的是仓颉，我们不能相信，但从“分理之可相别异”来确立文字的原则，却很可靠。倘必定要更确切地说文字的起源，也只能说和人们的“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同时发端。一般的人既以为有一个创造文字的人，那么现在不得不考证一下：

回答中国文字起原的问题的，最早要算是《易经·易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不过笼统的说“后世圣人”，而并没有确定是那一个人，《汉书·艺文志》全是根据这个说法。

确定仓颉是最初造书的人，到先秦才发见这类的话，譬如《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韩非子·五蠹篇》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篇》说“仓颉造书”，都是很显著的。

还有人以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说出于《说文解字·序》。《序》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远之迹，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这说也出于《易·系辞》，不过连引伏羲、神农，又确定仓颉是最初造字的人，和《汉书》有些不同罢了。

最奇怪的，《尚书·伪孔安国传序》竟把伏羲当作造字的人，他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和他



仓 颉

选自清道光十年（1830）刊本《古圣贤像传略》

家的说法更不同了。

伏羲造字一说，既是出于《伪孔》，近于附会，所以后人大多不敢相信，比较的还是相信文字始于黄帝的时候，仓颉做黄帝的史官那一说。但从严格的考据起来，这说的附会和前说也相差不多。汉朝学者所以决定文字始于黄帝，还是根据纬书“三皇无文”这句话。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因此就拿黄帝来解释《易》所泛称的“后世圣人”，又附带说仓颉做黄帝的史官，这都是全凭理想的推测，并没有什么根据的。《周官·外史注》引《孝经纬》说：“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公羊》襄二十九年，《解诂》引《孝经说》说：“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都是指文法而言，并不是文字。汉代学者根据了这一点，就说文字始于五帝，已经是附会得可笑，至于因此而抬出黄帝来填补《易》上的“后世圣人”，那未免太武断了。《书序疏》驳他说：“《系辞》先历说，伏羲、神农盖取，下乃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黄帝、尧、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涣，服牛取随，重门取豫，臼杵取小过，弧矢取睽，此五者时无所系，在黄帝、尧、舜时以否，皆可通也。至于宫室葬于书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后世圣人易之，则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尧舜时。”这种辩论，实在是精当的。《序疏》说：“班固、马融、郑玄、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又说：“司马迁、班固、韦诞、宋衷、傅玄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好似主张这说的人很多，并且这说的历史已非常长久。但是《路史》却辩驳

他说：“《管氏》《韩子》《国语》《史记》俱无史官之说，《世本》云：史皇、仓颉同阶。又云：沮诵、仓颉作书，亦未尝言为史官也。及韦诞、傅玄、皇甫谧等，遽以为黄帝史官，盖肇繆于宋衷。衷之《世本》注云：‘仓颉、沮诵，黄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据而云？末代儒流更望风交引，以为《世本》之言，《世本》曷尝有是哉？”这样看来，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一说，不过是东汉后人的附会，在西汉是绝对没有的。现在从《路史》所引《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河图玉版》《河图说征》《洛书说河》《春秋河图·揆命篇》这几种纬书上看来，都不承认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类纬书的伪作，起于哀、平年间，尚且这样，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史官一说，出来得很迟。先汉人的著作，如《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和《河图说征》所说“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相同。《修务训》说“史皇产而能书”，《隋巢子》里也有这类的话，都不曾提起史官。汉熹平六年所立《仓颉碑》说：“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宪。”还和《演孔图》《元命苞》



黄 帝

选自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原刊本《三才图会》

所说“仓颉四目，是谓并明”相同。《书序疏》说：“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也。徐声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于庖牺、仓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仓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可知东汉、魏晋时候的人，多是沿袭旧说。那么《许序》所指为俗儒鄙夫见《仓颉篇》而以为古帝作者，也并不是凭空而发。这样看来，“仓颉做黄帝的史官”“黄帝的时候始有文字”这类谬说，和“伏羲造字说”的错误有什么两样呢？

文字究竟是谁创造，实在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文字这件东西，不过是借了符号来发表意志。这一点，什么人都做得到，当然不必要怎样了不得的人来干，也不能说干这回事的是哪一个。这种理论，在古代已经有过。例如《书序疏》说：“《阴阳书》称天老对黄帝云：凤皇首文曰德，背文曰义，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文字与天地并兴焉。”张怀瓘《书断》说：“万事皆始自渐微，至于昭著。道之昭兴，自然立应。前圣后圣，合矩同规。虽千万年，至理斯会，必然而出，岂在考其甲之与乙耶？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象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且戎狄异音各邈，会于文字，其指不殊。禽兽之情，悉应若是。观其趣向，不远于人，则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鸟兽之类，或蕴文章。又霹雳之下，乃时有字；或锡觥之瑞，往往铭题。以古书考之，皆可识也，又岂学之于人乎？又详释典，或沙劫以前，或他方怪俗，云为事况，与即意无殊。是知天之妙道，施

于万类一也，但感有浅深耳。岂必在乎羲、轩、周、孔将释老之教乎？”上面所引的《阴阳书》《山海经》这两部书，都不可靠。道家所传说的天皇、地皇、人皇这类字，更可断定他是伪造出来的。可是这两说以为文字出于自然，根据人类普遍的本能，不是一定要怎样了不得的人才能创造，却是非常合理的。所谓“霹雳之下”“锡颺之瑞”的话，并不是说天然界没有知觉的东西能够和人造的字相合，不过说人造的字，有时也要借自然的文来作为“他山之助”罢了。所谓自然的文，就是所谓“文理可相别异”的文。所以古代的文字，实在可以说是出于图画。

古代的书籍，普通都叫做志。《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庄子》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都是。“志”和“识”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识”和“帜”，实在是一个字。《檀弓》：“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注都说：“志为章帜。”《左》宣十二年：“百官象物而动。”《疏》说：“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像其所建之物而行动。”在帜的上面，都有所画的东西来做记号，所以凡有一姓起来，必定要另换徽号，刻石记识，也是这个道理。《书序疏》说：“依《易纬·通卦验》燧人在伏羲前。表计真其刻曰：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郑玄注云：刻谓刻石而记识之。又《韩诗外传》：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子书》：管仲对齐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二而已。”这

七十二家，谁能辨别他是文字或就是旗帜上面所画的东西？这样看来文字和图画发端，都不外取象自然，也不能替他辨别时代的先后。许慎立象形字的定义，说：“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这话可以拿来解释象形字，但也未尝不可以拿来解释图画。这一点，更加可以证明最早的文字和图画，没有什么区别。在现在看来，象形文字和图画，当然有很显著的不同，但要知这中间已经过不少的变迁。当最先画成一件东西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指出那种是文字，那种是图画。这样，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文字的起源，就是图画的起源；图画的起源，就是在人类能够依照自然的文，根据着“分理之相别异”来做成记号的时候。倘一定要指出什么时，什么人，那是大可不必的。

## 竹简时期的书册制度——商周

当我要接着说到应用竹木这段历史的时候，便发生竹木究竟始自何时、创自何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不能满意回答，正和考据文字创始的困难有同样的情形。但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倘不解决，那么书的“有史时代”就无从确定。换一句话，就是这部“书史”也不能成立。照个人的推测，竹简的发生，倘不是和龟甲骨文同一个时候，那便是在龟甲骨文废止以后。如果我们相信王国维氏对于龟甲骨文的考证，就可以断定竹简的制度是起原于商周的时候。周代所用的书册，在经籍里看见的，大概有四种，现在分说如下：

### （一）用“版”的

《周礼》：“小宰听闾里以版图”；“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司会掌版图之贰”；“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大胥，掌学士之版”；“司士，掌群臣之版”；“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这都是说书册用“版”的话。